

中期选举后美国外交的 三种延续

达 巍

【内容提要】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并未从权力结构上根本改变美国政治的面貌,选举传递出的最重要信号是“特朗普主义”在败退。此次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外交将延续过去两年的基本方向,美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将得到持续改善,美国将在对中国、俄罗斯等国的重大战略上保持强硬,民主、共和两党在与美国国内政治关系密切的外交议题上的党争与恶斗也将持续。

【关键词】中期选举;美国外交;美国对华战略;美国对俄战略;美国国际形象

【作者】达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引用】达巍:《中期选举后美国外交的三种延续》,《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4期,第14~25页。

美国中期选举本质上是一种地方选举。一般情况下,外交政策不是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再加之行政部门在日常外交中发挥着更为显性和突出的作用,中期选举的结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远小于其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总体符合以上规律。尽管有俄乌冲突这样美国全民关注的国际议题,但是决定选举结果的仍然是经济、通胀、堕胎权以及特朗普及其背书的候选人的种种极端言行等国内因素。从选举结果看,这场没有“浪潮感”的中期选举给美国外交带来的将主要是延续性,这种延续性可以大致从三个视角去理解与审视。一是此次中期选举挫败了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议程,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美国在全球特别是其盟友体系中的地位。二是在应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战略性议题上,中期选举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将表现出明显的延续性,维持强硬立场。三是在内政与外交议题相互交叉的领域,如气候变化、移民、债务上限等议题上,美国的党派斗争将持续下去,并将继续表现为外交的失能与混乱。

一 总体信号:美国外交建制色彩继续增强

特朗普担任总统后,美国政治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挑战。对于两党建制派的很多政治人物而言,最深刻挑战并不是经济困难或外部竞争对手的崛起,而是美国政治制度面临极为严重的危机。对拜登政府而言,美式民主制度能否产生实效并真正解决美国国内的问题?是否在全世界仍然具有吸引力?这才是最让其担忧和焦虑的问题。^①2020年美国大选后引发选举结果争议,特朗普拒绝承认败选,反而指控存在选举舞弊行为,试图干预选举人投票结果,并最终导致2021年1月6日发生“国会山暴乱”事件。这是美国建国近两个半世纪首次发生此类事件,对美国精英的制度自信构成严重打击,也让其最引

^① 参见拜登在2021年总统就职典礼上的演讲,“Inaugural Address by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Jr.,”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1/20/inaugural-address-by-president-joseph-r-biden-jr/>; 拜登在2021年“民主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 Opening Session,”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9,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12/09/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summit-for-democracy-opening-session/>。

以为傲的美国政治制度形象在全球一落千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21年12月在西欧和东亚1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16个实行西方民主制度)所做的民调显示,只有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民主制度是其他国家应当仿效的样板;5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曾经是一个好榜样,但近年来已经不是;另有2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从来都不是应当仿效的样板。^①拜登政府上任后一再强调美国受到中国、俄罗斯等国意识形态的威胁,并因此召集“民主峰会”,一方面可以说拜登政府将意识形态看作大国战略竞争的工具与战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拜登政府对美式意识形态、价值观体系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深度忧虑。在2022年中期选举竞选期间,拜登多次号召选民“用选票从谎言中拯救民主”,这不仅仅是一种选举话术,也确实反映了他对美国政治方向的担忧。

据《华盛顿邮报》统计,共和党在本次中期选举中一共提名了291名所谓“选举否认者”^②参加国会议员、州长以及州内重要职务的竞选。^③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候选人最终获得胜利并且进入美国政治中心,他们可能会在2024年大选中“兴风作浪”,这种结果一旦出现,也意味着选民的基本政治态度仍未走出愤怒与焦虑。不过令拜登和建制派欣慰的是,特朗普以及共和党提名的“选举否认者”是本次中期选举中的最大输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统计,一些典型的“选举否认者”输掉了选举。共和党共有12名“选举否认者”参加州务卿选举,其中8人落选,包括在亚利桑那州、密歇根州和内华达州等2024年大选可能的“战场州”,而州务卿是各州内对选举事务影响最大的官员。有22名“选举否认者”参选州长,其中13人落选。还有19名“选举否认者”竞选联邦参议员,其中10人未能当选。^④从共和党的潜在总统候选人看,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Ron DeSantis)轻松赢得连任,成为共和党

① Richard Wike, Janell Fetterolf, “Global Public Opinion in an Era of Democratic Anxiety,” Pew Research Center, December 7, 2021,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1/12/07/global-public-opinion-in-an-era-of-democratic-anxiety/>.

② “选举否认者”指的是迄今为止仍不承认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政治人物。

③ Adrian Blanco et al., “Tracking Which 2020 Election Deniers Are Winning, Losing in the Midterms,” *The Washington Post*,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interactive/2022/election-deniers-midterms/>.

④ Daniel Dale, “How 2020 Election Deniers Did in Their 2022 Midterm Races and Who Won and Who Lost,” CNN, <https://edition.cnn.com/interactive/2022/11/politics/election-deniers-winners-losers-midterms-2022/>.

内风头最劲的政治人物,这给特朗普在 2024 年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的前景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从上述选举结果看,2022 年美国中期选举传递出的最大信号是,美国政治制度至少暂时经受住了考验;选举平稳进行,未发生严重的暴力事件和否认选举结果的事件;“选举否认者”中的标志性人物输掉选举,传递出选民拒绝极端候选人和极端政治思潮的信号;各州州务卿的选举结果甚至为 2024 年大选的平稳举行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从 2018 年中期选举到 2020 年大选再到本次中期选举,美国政治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告别“极端年代”。这一变化一方面可能有利于改善美国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在其盟友中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可能意味着美国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中对实力和吸引力的焦虑感将有所下降,这将构成未来两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宏观背景。正因如此,拜登在中期选举后宣称这次选举是“民主的好日子、国家的好日子”。^①当然,目前仍不宜高估美国政治走向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毕竟两年后的大选仍然充满变数。不过经过此次中期选举,至少可以确定未来两年民粹主义、反建制、反传统的思潮在美国对外战略中不会占据很大空间。

从中期选举后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关系看,民主党控制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的参议院,共和党掌控立法分支的众议院,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形成了所谓“府会弱分立”局面。一般认为,如果总统所在政党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权,那么总统通过立法手段推进国内政治议程将变得困难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可能会转而关注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和行动空间更大的外交议题,并争取在外交领域留下“遗产”。由于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基本代表了当前美国建制派的主流政策取向,因此在行政部门主动推动下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都会更强。

二 战略议题:对中俄强硬政策取向的延续

在美国外交决策中,国会和行政部门在危机决策、战略决策和日常决策中

^① Christopher Cadelago, Myah Ward, “Biden Declares Election a ‘Good Day’ for Democracy and the Nation,” *Politico*, November 9, 2022,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2/11/09/biden-white-house-reaction-midterm-election-results-2022-00065959>.

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一般而言,危机决策由于其要求的时效性和专业性较强而逐渐被行政部门所垄断。而美国外交中的重大战略决策一方面需要府会相互配合,国会通过立法、拨款、人事任命和议程设置等手段,与行政部门共同行动;另一方面,重大战略选择一般需要若干年才能逐渐形成,府会的磨合时间相对较长,因此美国外交中的战略性议题是行政部门和国会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至于关税、移民、对外援助等高度依赖国会拨款的日常决策,则主要由国会发挥主导作用。

过去两年,拜登领导的行政部门与第117届国会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两大战略议题上已经形成强烈共识。从行政部门角度看,拜登政府在2022年10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大国竞争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优先事项之一,而大国竞争的对手则非常清楚地指向中国和俄罗斯。^①从国会视角看,第116届国会(2019—2020年)和第117届国会(2021—2022年)的涉华立法提案分别有627项和845项。相比之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国会的涉华提案一般在一两百项,而第115届国会(2017—2018年)也不超过300项。从提案的党派来源看,在第117届国会中,共和党共提出533项涉华提案,民主党提出310项,虽然两党的涉华提案数量有一定差距,但两党都高度重视中国问题。与此类似,第117届国会共提出639项涉俄提案,第116届国会提出392项,第115届国会有321项,而此前8届国会的涉俄提案数量都仅有一二百项。从提案的党派来源看,在第117届国会中,共和党共提出337项涉俄提案,民主党提出301项,数量相当,反映了两党在涉俄议题上观点的一致性。

因此,无论是美国行政部门还是立法部门,都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最关注的国家安全重大战略议题。2017年以来的第115至第117届国会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关注度急剧上升,这与2017年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开始强调大国竞争是美国国家安全首要威胁有高度重合。一般而言,一旦府会和两党就某项外交战略性议题达成一致,该议题将会维持相当长久的热度,除非国际形势出现根本性转折,否则很难再发生重大变化。当前,美国以中国和俄罗斯为对手的大国竞争战略已经定型,特别是国会以立法的方式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行政部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2022, pp. 23–36,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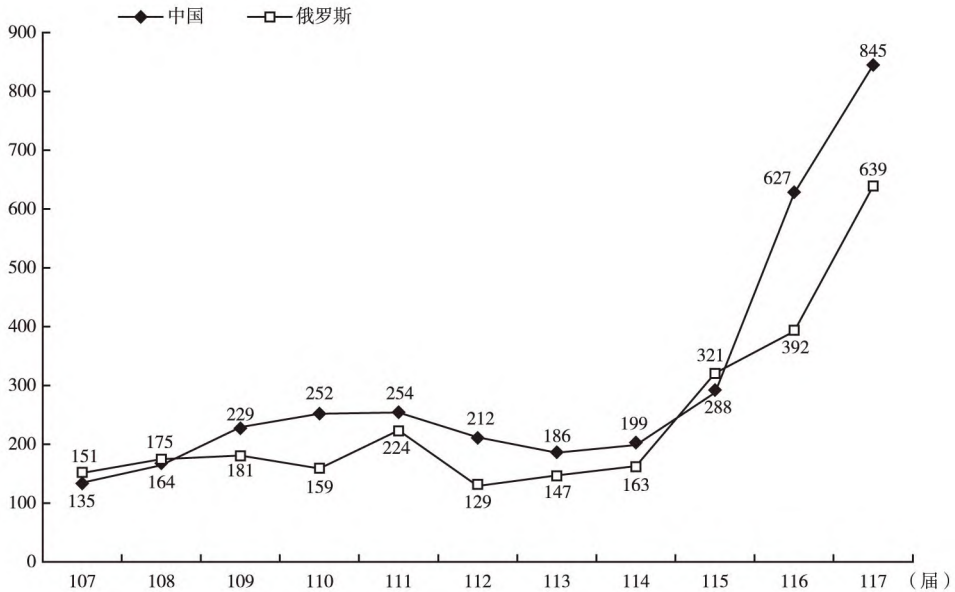


图 1 21 世纪以来美国国会提出的涉及中国与俄罗斯的提案数量

资料来源:美国国会网站。

门确立的战略取向,这些政策和取向在中期选举后自然会保持总体稳定的态势。

实际上,美国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以及两党在对俄战略立场的协调上经历了一个过程,且至今仍存在一定的分歧。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美国行政部门与国会对俄罗斯的基本战略取向一致;2017 年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二者在对俄罗斯的基本战略取向上出现明显分歧。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担心特朗普会减轻对俄制裁,因此通过立法限制特朗普取消对俄制裁的权力。拜登就任后,美国府会在对俄政策上重回总体一致。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在社会内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的“政治正确”。

尽管如此,美国国会内部始终存在质疑援助乌克兰的声音。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在 2022 年 10 月 18 日的一次演讲中称,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赢得国会多数席位,就“不会再给乌克兰开空白

支票”。^①这一表态与拜登政府的政策取向不一致,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毕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是决定俄乌冲突走势的关键变量之一。除共和党人外,以民主党进步派女议员“小分队”^②为代表的30名议员也曾在10月24日致函拜登,要求美国政府与俄罗斯进行接触,争取尽快以外交方式推动俄乌双方实现停火。^③

特朗普所支持的极端候选人以及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情未达预期,意味着目前美国政府以军事援助的方式积极介入俄乌冲突的政策将继续占主流,对乌援助“怀疑派”无法走得太远。事实上,麦卡锡本人在10月18日发表“空头支票”言论后,很快又表示他的发言被媒体“断章取义”。他表示自己的核心观点是国会将对拜登政府行使更多的监督权,他谈论的重点是府会之间的权力制衡而非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④民主党部分议员的公开信在发出后也遭到舆论激烈抨击,并被迫在第二天撤回。这些动向都反映出目前美国国内在俄乌问题上支持乌克兰的观点仍然强大。因此,第118届国会在对俄乌政策方面出现重大逆转的可能性很小。今后美国国会预计将继续支持行政部门对于俄乌冲突的基本政策,即一方面继续对俄制裁,给予乌克兰军事和经济援助,另一方面避免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不过,对乌援助“怀疑论”在美国民间确实有一定市场。中期选举后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显示,美国公众总体上仍支持当前美国对俄乌冲突的政策,但支持率确实在缓慢下降。2022年7月,有58%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当尽可能长期支持乌克兰,到12月这一支持率已经下降到48%;认为美国应当敦促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和平解决冲突的受访者的

① Farnoush Amiri, Kevin Freking, “McCarthy: No ‘Blank Check’ for Ukraine if GOP Wins Majority,” October 19, 2022, <https://apnews.com/article/russia-ukraine-donald-trump-humanitarian-assistance-congress-c47a255738cd13576aa4d238ec076f4a>.

② 包括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伊尔汉·奥马尔(Ilhan Omar)和阿安娜·普莱斯利(Ayanna Pressley)。

③ 参见 https://progressives.house.gov/_cache/files/5/5/5523c5cc-4028-4c46-8ee1-b56c7101c764/B7B3674EFB12D933EA4A2B97C7405DD4.10-24-22-cpc-letter-for-diplomacy-on-russia-ukraine-conflict.pdf。

④ Emily Brooks, “McCarthy Defends ‘Blank Check’ Remark on Ukraine,” *The Hill*, October 19, 2022, <https://thehill.com/homenews/house/3695482-mccarthy-defends-blank-check-remark-on-ukraine/>.

比例则从7月的38%上升到12月的47%。此外,共和党 and 民主党选民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有明显区别。有61%的民主党选民赞成美国尽可能长期支持乌克兰;共和党选民对给予乌克兰援助更为谨慎,只有33%的共和党选民持有这一观点。^①美国民众的这一态度可能会影响国会特别是共和党人的立场,虽不会对其构成紧迫压力,但是可能会为共和党内希望调整政策者提供民意基础。从第117届国会的立法行动看,已经通过的针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重大立法目前共有8项,涉及对俄石油制裁、贸易制裁、金融制裁以及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等问题。从提案发起者的身份看,两党议员均曾发起相关提案,在多数提案的投票中态度高度一致,但是在两项援助乌克兰的提案上出现了较大分歧,分别是《2022年综合拨款法案》(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 2022)和《2023年持续拨款和乌克兰补充拨款法案》(Continuing Appropriations and Ukraine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s Act, 2023)。在这两项提案的表决过程中,有大批共和党议员投了反对票。未来国会共和党人和部分民众“反战”的压力是否会逐渐上升到政策层面,主要的影响因素恐怕还是乌克兰战场形势。如果乌军在消耗大量美欧援助的同时未能在战场上取得有效进展,美国国会质疑对乌援助、要求推动和谈的声音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与对俄战略类似,美国的对华战略在中期选举后也将稳定维持强硬姿态。不过与对俄政策在总体稳定中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软化”不同,美国对华战略在保持强硬的基础上,可能会在两党党争中变得更加强硬。

如前所述,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都高度关注中国问题并持强硬立场。相比之下,共和党议员提出的涉华提案数量更多。共和党掌控众议院后,会对拜登政府以及国会民主党议员施加压力,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立场,或者批评民主党对华政策不够强硬,这可能成为共和党行之有效的政策选择。反过来说,由于有共和党的压力存在,国会民主党议员以及拜登政府有可能感到有必要在对华强硬“竞赛”中采取更加安全的也就是对华更为强硬的立场,这都有可能导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在总体保持稳定的同时更趋强硬。

在2022年中期选举之前,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有可能成为第118届国会

^① Dina Smeltz et al., “Growing US Divide on How Long to Support Ukrain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December 2022, <https://globalaffairs.org/sites/default/files/2022-12/Ukraine%20Brief%20CMS.pdf>.

众议院议长的麦卡锡就曾表示,共和党一旦获胜,将在众议院成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调查新冠病毒起源和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问题。2022年12月8日,该委员会已宣布成立,并将由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担任主席。此外,未来可能进入众议院各委员会领导层的几名共和党人都把与中国的竞争置于各委员会议事日程的优先位置。如可能成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迈克尔·麦克考尔(Michael McCaul)宣称,他一旦就任主席,最优先的事项将是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包括对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处理出口管制机制启动审议进程、进一步增加工业和安全局的职能、加强出口审批、建立新的情报机构以强化对技术最终用途的控制、优化对中国赴美投资以及美国对华投资的全面审查机制等。可能担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迈克·特纳(Mike Turner)宣称,他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让情报界更多地投入到与中国的大国竞争中。可能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则表示,为与中国竞争将增加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开支。总体来看,第118届国会将在科技安全、经济贸易、供应链韧性等方面加大对华竞争力度,在印太联盟、防务开支、台湾问题上追求“标准的”中右翼政策,推动拜登政府进一步聚焦中国。

除了俄罗斯和中国两大战略议题之外,美国在其同盟、中东等问题上的政策也可能保持较强延续性。在同盟问题上,2022年4月曾有63名共和党众议员在一项表达支持北约的议案中投下反对票,这反映了共和党内部存在较强的新孤立主义思潮。然而在此次中期选举中,特朗普支持的多名极端候选人竞选失利,意味着这股新孤立主义思潮至少不受选民支持,下一届国会在同盟政策方面应能与拜登政府采取基本一致的立场。美欧关系也有望保持总体平稳。美欧之间在美《通胀削减法》等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存在,欧洲可能继续批评美国对乌克兰支持不够,但是这对整体的美欧关系影响不大。此外,共和党控制众议院后,其内部的现实主义和国际主义派将推动扩大防务开支,督促拜登政府强化同盟能力建设实效,推动美国巩固与北约及印太盟友的关系。在伊朗核问题上,拜登政府在过去两年并未重返伊朗核协议谈判。近期伊朗国内的抗议事件以及伊朗与俄罗斯在乌克兰冲突爆发后的军事合作使得美伊关系更加对立,美国重返伊核协议谈判的可能性彻底丧失。共和党控制众议院后,将进一步“锁死”美国的伊朗政策。在沙特问题上,国会的民主党议员可能会在人权问题上继续挑战沙特,共和党也

可能因为沙特在石油生产问题上没有支持美国而加大对其的压力,美沙关系将持续紧张。

三 内外交织议题:党争延续

美国政界有“政治不过海”(politics stops at the water's edge)的说法。也就是说,党争应止于国家边界,不应影响对外事务。然而,由于近20年美国两党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且国内政治问题与外交问题越来越难以清晰划分,因此,近年来两党以党派划线的恶性党争也严重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虽然共和党极端政治力量在本次中期选举中遭到挫败,但仍无法改变两党高度对立的态势。党争持续并将影响部分外交议题,是本次中期选举后美国外交的第三个延续性。

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一系列涉及“世界观”的问题上长期持不同立场,新一届国会上任后,基本可以确定两党将会在与内政有关的外交议题上采取泾渭分明的态度,并对拜登政府的政策实施造成新的阻碍。此外,从2024年大选考虑,第118届国会上任后,共和党人一定会试图给拜登政府出难题,给选民制造拜登政府低能、无效的印象,以便在2024年大选中先声夺人。这些党争议题虽然将首先聚焦国内议题,但势必会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国会影响外交政策的手段多种多样,除了通过立法以外,共和党控制众议院后还可以通过调控拨款的“水龙头”来影响外交政策的运行,也可以利用手中的调查权来给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施加政治压力,或通过举行听证会制造外交议题等。

一是共和党人可能启动对拜登、拜登家人以及拜登政府部分官员的调查行动。国会的共和党人宣称,控制众议院后将启动对拜登政府的一系列调查甚至弹劾行动,如调查拜登之子亨特·拜登与乌克兰等国的腐败传闻,调查拜登政府在从阿富汗撤军过程中的失职行为。^①由于民主党仍然控制着参议院,虽然这些调查行动最终不可能使弹劾成功,但是相关调查行动可以破坏拜

^① Annie Grayer et al., “House Republicans Vow to Investigate Biden and His Family’s Business Dealings,” CNN, <https://edition.cnn.com/2022/11/17/politics/house-republicans-white-house-hunter-biden>.

登政府的形象,对其施加额外的压力,并且可能对美国对俄罗斯、乌克兰和中国的政策产生意外冲击。

二是可能严重冲击美国债务上限问题。按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预测,美国债务有可能在2023年夏天前再次“触顶”。麦卡锡已经表态要求拜登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换取国会共和党人同意再次上调债务上限。这一事态未来如何发展现在尚难预测,但是否会影响到美国债务的国际信用评级,拜登政府能以何种筹码来进行讨价还价,一旦出现僵局联邦政府是否会再次关门,美国政府的外交和国家安全处理能力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些都是未来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是边境和移民问题。由于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仍很严重,共和党人将在移民和边境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改变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加强边境执法力度,并试图弹劾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Alejandro Mayorkas)。由于民主党控制着参议院,共和党人的这一弹劾努力同样不可能成功,但将严重恶化两党气氛。与此相关,共和党对与古巴和委内瑞拉的接触持反对态度,且更加强调打击拉美各国毒品犯罪团伙活动,美国与拉美部分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能愈发紧张。

四是气候和能源问题。拜登政府气候议程的推进将随着共和党控制众议院而变得更加困难。共和党可能通过削减《通胀削减法》在气候议题上的开支来削弱拜登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推动美国国内化石能源的生产和供应,增加化石能源出口,并为未来共和党控制白宫后再度退出《巴黎协定》铺平道路。这些都将弱化拜登政府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承诺能力以及美国在气候议题上的领导力和可信度。

五是美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由于共和党对国际组织总体持怀疑态度,并且不断强调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因此共和党控制下的众议院可能会弱化对国际组织及其议程的支持,强调在对外援助中减少欺诈和浪费等问题,反对借助对外援助项目在全球推动自由主义社会议程。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特朗普支持的极端候选人在此次中期选举中遭到挫败,但毕竟仍有一批“特朗普主义者”进入了国会。由于共和党在众议院的优势不大,因此对于共和党领导层而言,维护本党内部的团结对其在国会内推动共和党的议程非常重要。这就意味着“特朗普主义者”将成为共和党领导层支持和拉拢的对象,他们也将由此获得与其数量不相称的影响力。在以上这

些与民主党存在分歧的问题上,共和党极端派的声音可能被放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绑架”整个共和党党团。

综上所述,2022 年中期选举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了多重延续性。当然,对美国、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全世界来说,这种延续性有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不过总的来说,延续性就意味着可预测性,也意味着其他各国可以更好地应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与战略。此外还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延续性的前景仍然是不确定的,特别是美国外交当前正在增强的建制色彩将长期延续下去,还是只能够持续两年,仍然需要到 2024 年美国大选时才能看得更加清楚,两党党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在两年后也可能会再次“洗牌”。倒是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两大战略议题的强硬取向,极有可能超越 2024 年而成为当前最可以确定的长期趋势。

【责任编辑:王 俊】

Contemporary American Review

Vol. 6, No. 4, 2022

Abstracts

The 2022 Midterm Elections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s

XIE Tao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2022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First, the rise of Ron DeSantis, the Republican governor of Florida, is absolutely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vents of this election cycle. He won reelection with a landslide and quickly gained the support of the Republican establishment. Thus, he and Donald Trump are “destined for war” in the upcoming 2024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primaries. Second, the rise of DeSantis also suggests that conservatism has undergone a crucial transformation, from one based on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Christian faith, to one that combines cultural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liberalism, that is, populist conservatism, which greatly boosts Republicans’ election chances. Third, congressional Democrats demonstrated unprecedented unity in the wake of the election, but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factors seriously undermin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legislative agenda. The paper concludes by discussing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Joe Biden, DeSantis, and Donald Trump in a face-off in the 2024 presidential general election.

[Keywords] U. S. Politics; Midterm Elections; DeSantis; Trump; Conservatism

The U. S. Diplomacy After the Midterm Elections: Three Different Continuities

DA Wei

[Abstract] The US midterm elections in 2022 did not fundamentally change American politics in terms of power structure. The most important signal sent by the election was the retreat of Trumpism. After the midterm

• 118 •

elections, US diplomacy will continue the basic direction of the past two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the U. S.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U. S. will continue to be tough in its strategies toward China, Russi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two political parties will continue to fight among themselves on some diplomatic issues that are more related to U. S. domestic politics.

[Keywords] Midterm Elections; US Diplomacy;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 US Strategy Toward Russia; US International Image

An Assessment of the U. S. Economic Situation After the Midterm Elections SUN Lipeng

[Abstract] Since assuming offic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prioritized promoting a rapid economic recovery and the long-term transformation of the U. S. economy. But a mix of economic woes, such as sluggish growth, high inflation and a bumpy transformation, have adversely affected Biden and the Democrats in the midterm elections. After the midterm elections, a divided Congress will exacerbate poli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register “big wins” on domestic economic issues. Meanwhile, economic diplomacy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n Europe may become the new policy priority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Washington will focus greater efforts on econom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U. S. economy will continue to be affected by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factors, while policy risks and challenges will increase significantly.

[Keywords] U. S. Economy; 2022 Midterm Elections; Economic Policy; Biden Administration

The 2022 Midterm Elections and the U. S. Policy Toward China ZHAO Minghao

[Abstract]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engaged in fierce competition to win the 2022 midterm elections, which took on a significance tantamount to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gainst such a